

斌宗法師遺著

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
佛說阿彌陀經要釋

三寶弟子恭印

斌宗大師遺著之一

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

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
PDG

釋斌宗大師德相



朱償夙願落紅塵
遊戲浮生廿四春
往事回頭如夢醒
一朝見性證吾真
本來面目何曾失
自有衣珠豈患貧
到處隨緣無住著
為誰歡喜為誰瞋



此像係由... 畫於... 年... 月... 日... 於... 畫



斌宗大師略傳

皈依弟子 鄭焜仁 敬述

前言

上人圓寂年僅四十八歲，沒寫他底自傳，諸弟子也不會詳細地記下他底生平事跡。本文是根據遺作，及筆者所知，簡要地敘述而已。

家世環境

上人俗姓施，名能孛，民國前一年（辛亥）二月初五，降生於台灣鹿港。其先世祖父爲當地巨富，父昧目公爲當代名醫，文學德行亦稱於世，上人少時智慧超人，五歲時就有成人的智慧，能教化同陣的小朋友行善，諸惡莫作。天資超人，坐立端正，品性良好，且有驚人的記憶力。六、七歲時，已通粗淺文字，喜讀經書，吟詩。

年十二，始正式受教於私塾，但教師所教有限，深感不足。是時書塾對於學生係個別教授，因此購買許多不同類的書籍，當教師給同學講解其他課程時，則虛心旁聽，所讀科目甚多，文、史、詩、詞、均有之。上人極用功，讀書不分晝夜，往往因之過度疲倦，有時甚至體力不

支而伏在桌上假睡。如是一年，所學多常人數倍，且較諸正式授課的同學精通，常為同學師。是時有一年較長的同學學詩，上人也旁聽，約學半年，一日，同學求其師題詩扇上，師以事尚未顧及，上人乃作：『綠柳萋萋淡月幽，清江曲曲抗汀洲，平沙一片萬餘里，靜夜無人水自流』一詩，以和扇上秋月美人乘涼柳樹下佳景。教師驚其神慧天才，嘉獎讚美至極，此後倍加熱心指導，上人學問更是一日千里。

出家因緣

十四歲那年春天，一日，遇一買賣古書者挑擔許多書籍從門前經過。上人素極愛好古書，乃喚住該書販，觀其書籍，多為前所未聞未見者。原是一佛寺廢去，經典佛書被拍賣，書販所賣者多為佛教經典，上人以好奇而購之。從那經典得感悟世間無常，深感「功名富貴渾如夢」（上人十四歲時作七言詩中之一句），乃發出家學佛，救度衆生之宏願。又念割臺事及其後經過，更證實世界上的「無常變幻」。

上人由是曾要求出家，但未得其父之許可。這時追求真理之心願已堅決，於是有一天上人逃走到法雲寺，家人因念年紀尚小，不甘其受出家生活之「苦」到處尋找，終被追回。

回家後，被禁於樓上，但日常生活已宛如出家人，維持素食，謹守戒行。日讀經書，禪坐，對佛學更加瞭解，出家人志彌更堅決。又因當時一片清淨童心，無煩無礙，學禪甚易，往往一坐數日，朗然虛空境界。

四月初七夜，上人用繩索穿過屋樑，將其一端繫於一件笨重的傢俱，引其另一端，乘家人已入睡的時機，安全地從樓上墜下，逃往獅頭山禮閒雲禪師出家。其後也曾漫遊全省較有名的佛教勝地，如大湖，觀音山，五指山，岡山等處。

結茅汴峰

十七歲的那年，因種種因緣，上人決定結茅獨居於汴峰（臺中市郊頭汴坑）。每日授課學生以維持自給的生活，不願受友人或信士的供養，也不接受饋贈。有時柴米皆盡，乃先向學生借用，及束修時照數退還。那時有一信士金山夫人（即後來獅頭山海會庵第一代住持比丘尼達明師），曾以大量米糧供養，上人不受而退還之。

山居物資生活，往往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要求，但上人却過著樂道的生活。任何語辭難以說明此時的情況，但如以孔子讚美顏回的話——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……」——比當年上人的汴峰生活，則是最恰當不過的。

結茅汴峰計六年（十七歲到廿三歲），此時授課外，尚自己用功研究法華，楞嚴諸大乘經典，後來也曾授信徒以大乘教義。

當時，與上人往來諸友，大都為文學界學者，有王了庵，陳仲衡，王德修，施梅樵等諸士。除了自修講學外時常應諸士之邀，談詩，或擊鉢聯吟。在臺中文學界詩會中成為不可缺少的人；席上如無上人在，則盛況失色，所以諸士常說：「如不往頭汴坑抬下時鐘（詩僧，臺語與

「時鐘」音相似），則不知時（詩），事不能爲也」。遺著「煙霞吟稿」則此時所作。

內渡求法

當時臺灣佛教，幾乎僅限於「做佛事」，僧尼對於經典大都不求瞭解，甚至不知「行」爲何物。當時所謂「說法」不過是世俗因果報應之類，或佛教故事而已。三藏經典祇見陳列，而不爲四衆所知解。僧尼雖誦佛經，但大多數僅是盲念，並不解佛法真實義。至於信仰更是混亂，完全不知正信與迷信之分。佛教徒甚至禮拜神鬼，外道，或與神道邪教合流。

上人悲嘆海角孤島的臺灣，不得大法師指導，乃發心前往祖國留學，求法。同時渴望禮拜名山古剎，菩薩聖跡，參訪高僧大德。

民國廿二年春，決心內渡，雖是貧僧，但貧窮無法阻止向上心願。上人不願化緣或求助於友人，甚至不受諸友送行，悄然離開茅房，但留一詩以別騷壇諸詩友。離開汴峰時，僅有一知己信徒發覺，乃贈十元爲旅途之用，這對於一貧僧而言，却是一大的數目。

離開基隆港到廈門，從此開始參拜名山聖跡。

遊山參拜

初渡大陸後，上人在福建遊學，先遊鼓山湧泉寺，在此期間曾參訪虛雲老和尚，且曾與虛公老和尚暨宗鏡心月二師同登兜率峯。上人早有參訪古月和尙之念，但不幸來時師已西歸，乃吟詩念之，此外，曾與會泉法師等同遊鼓浪嶼；亦曾謁良達老法師。

不久離閩省，南遊廣東曹溪南華寺；轉而北上前往南海普陀山禮拜大悲觀世音菩薩；是後往寧波阿育王寺禮拜佛陀舍利。轉而行脚太白山天童寺謁太白山義興老和尚塔，禮拜八指頭陀塔。

受俱足戒

是時適逢天童寺開戒，圓瑛老法師爲戒和尚，上人往受俱足戒，圓瑛老法師早年曾遊臺，已先知上人聲譽，故受圓老甚器重。

圓老深知臺灣寺院風俗，知道一般臺灣僧人很少吃苦，深恐上人不能克戒期中之困難，乃婉勸上人說：「恐怕不堪受苦，可暫住上客堂，僅在必要時入戒堂受訓……」上人深感圓老慈愛，但願與一般僧衆同入戒堂，不畏膚體之折磨，願學大陸莊嚴僧行。圓老深爲之嘉許讚嘆。

續遊名山

民國廿三年春天受戒畢，明朗風光給與一行脚僧人者，非春之嫵媚與良辰美景，而是明心見性，得無罣無礙的快樂。年青的和尙這時正如春天裡的萬物發揮着青春的生命力，但所追求的是無上的佛法，證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。上人曾自吟一詩：

未償夙願落紅塵，遊戲浮生廿四春，
往事回頭如夢醒，一朝見性證吾真；
本來面目何曾失，自有衣珠豈患貧，

到處隨緣無住着，爲誰歡喜爲誰瞋。

離開天童寺後，經鎮江渡揚子江到瓜州。在揚州高旻寺上人曾拜謁來果和尚；其後遊焦山，金山，到處參訪高僧。未幾遊西湖淨慈寺，靈隱寺，天竺寺及附近風景名勝。經武漢，在武昌參觀世界佛學苑轉而往廬山等勝地，所遊各處均咏詩留念。

二十三年七月，不辭路途遠涉，步行二月前往九華山禮拜地藏菩薩聖跡。當時大陸到處均有盜匪，每遇災難則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，以鎮定的心情渡過種種危難。

於九華旅途，有一次乘船渡江，舟至江中，隨後即有一船加速追來，上人疑爲盜船，念出家人，無可罣礙，不以爲意，但奇怪的是盜船無法追及上人所乘者，上岸後，即匆匆登山，行至一休息地，鳥瞰山下發現一群人在爭吵，其中之一爲所乘小舟之船夫。船夫說：「我故意慢行，但你們不中用……何以不趕快追來？」，那些人回答說：「站在你的船頭的那個穿白衣的美人，當我們的船快靠近時，他作一手勢將船推開，船又離了好遠……。」船夫一再否認船上有穿白衣的美人，並說僅有一乘客而已。上人在山坡上聽了這些話，始知所搭爲盜船，深爲驚奇，而盜賊所說的穿白衣者，豈不是白衣大士（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）？！

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，上人遊奉化雪竇寺，並作「雪竇遊記」一文。遊記上云：「余遊雪竇有三目的在焉；一爲拜訪太虛大師，二領略雪竇風景，三預備避暑過夏……」。

可惜，時適太虛大師外出弘法，以未得在此時參見爲憾。上人「稱性而遊」，朗吟數詩；

「遊記」除了記載雪竇勝景外，末寫遊雪竇感想：文云：

「余以三目的遊雪竇亦得三感想者：一、虛大師爲佛教領袖，現代高僧，而教弘慈宗，錫卓名山；二、雪竇爲浙東名勝，禪宗古刹，而得菩薩應化，高僧住持；三、彌勒爲當來下生，一生補處，托名山以顯瑞，得高僧而傳道：夫豈偶然哉！可稱天造地設。而余得遊茲山非三生有幸乎？蓋山有高僧聖蹟其名益著，僧住名山弘聖教，其德益彰，菩薩蹟應名山，法付高僧，其聖普被，寧易得哉！……」

觀宗參學

是時寶靜法師當觀宗寺主講，上人前往參學。時因貧窮無力購買參考資料，乃利用夜間同學已休息時。借其參考書而讀之。但學院規矩，作息有一定的時間，有時不得不避開督學的巡視。上人極專心，進度甚速。

一日寶法師出一問題，曰：「彌殺彌慈」係取材自指曼外道央掘摩羅的故事。試問其道理何在？令諸學生申論之。諸學生均不得要領，無從下筆。上人曾著論文，論其道理，同參將該文發表於「宏法月刊」，但沒署上人法號。寶法師讀該論文，驚嘆著者學力，見地高超，深爲讚美，後來寶老知爲上人所作，嘉許讚美備至，且決定聘請上人任副講法師。

上人知道寶法師決定請他任副講，至爲驚訝，於是乘夜整裝，黎明逃出觀宗寺，事爲寶老所發現，即令使者前往追回，使者追了六、七里，力陳寶老聘請至意，上人則託使者，轉呈寶

老說：「不遠千里前來大陸，目的在於求學，絕無意講授。老法師慈意至爲感激，但無論如何，不能應命。」於是趕程入天臺山。

天臺得法

上人在臺之時，已畧研究天臺教觀，但到國內以後，並不固執一定要在天臺求法，因此到處漫遊參學禮拜，但因緣造成，上人終於實踐最初的願望。

是時靜權老法師在天臺主持學院，上人拜謁靜老，甚得器重。天臺佛學院規章分課程爲初學與專修兩部，凡入專修部必先修初學課程，上人因佛法精通，學力甚佳，所以即入專修部研究，在此期間研究四教儀，法華及天臺教觀。在天臺求學方法有如在觀宗寺時，不分晝夜專心攻究，且夜間利用佛前海燈讀經，三年之內大藏經中的重要部份，幾乎全部熟讀。後來並曾在天臺任副講法師。

離山歸臺

上人離臺內渡之初，曾「擬作十年遊」，計劃在國內作較長期的住錫。不幸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，繼之八一三，中日關係繼續惡化。時臺灣爲日所據，上人既爲臺籍人士自不免被歧視。有時甚至被誤會爲：「臺灣人就是日本人」。又深恐被當局注視，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或懷疑，因此不得不離開天臺，時爲民國二十八年，上人二十九歲。

那時全面抗戰已開始，到處烽火，一時無法到上海，路經梅溪，適遇澹雲法師於梅溪觀日

山房。澹法師與上人係在天臺時的同參執事，因此深得澹師的歡迎並留暫住觀日山房。

是時澹法師在梅溪設一學院。上人應邀講楞嚴經。上人說法的方法極佳，深入淺出，聽者易於瞭解，甚得學生歡迎。聽講的諸弟子信士中，有位郭勝中居士，讚美說：「上人的辯才，爲前所未聞」，不勝佩服，居士特別拜謁上人，說彼住在上海，如有機緣蒞臨上海，請一定到其寓一遊。

在梅溪過一短時期，經澹法師得一軍部首長的幫助，得軍部出一張身份證明書，並特派衛兵保護上人，終於到達上海，之後，郭勝中居士探知上人掛錫曹洞宗上海別院，特請上人到功德林歡宴供養，又贈歸臺的船費。上人由於不瞭解當時上海的風氣，將郭居士結緣以及所有一切積蓄，竟在電車內被扒手盜光，一時無法返臺。

後來受臺籍僧人榮宗法師的幫忙與交涉，得日本領事館准許上人搭乘軍用的運輸船返臺。不意到了將出發時却又臨時拒絕上人登船，但此船離滬不久，竟觸水雷而被炸沉沒。這一無理的拒絕，究竟是幸運的巧遇，或佛陀菩薩有意留上人爲大乘佛教弘法？

又過了一星期，上人乘商船安全地回到基隆。

被禁基津

這時凡留學或遊覽祖國的臺民，均被日本政府當局疑爲「危險份子」，甚至被認爲可能是帶有特殊任務的間諜，許多在這時回來的人，只因「可疑」而被拷問，甚至不堪苦刑以致喪命。

上人還沒到達基隆，則已被船上的便衣人員跟踪，水上的特務人員時常監視上人的行動。船航行了二日就被盤問：爲什麼前往中國？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？在中國遇到了那些人？找那些人做些什麼？有那幾個朋友在中國？爲什麼在這時候回來？等等，不勝煩雜的問題，一一查問。

到了基隆又被一個不同的人所偵詢，但所答的與第一次盤問時完全相同，既不增加，也不減少。所答的年、月、日、地點、人物、因緣，過程等等也完全一致。日本政府當局，並不因此而放心，第二天又問其一、二、但沒有一句走差。當時回臺的人，往往只因在反復偵詢中有一、二句前後不一致，被認爲「可疑」而受虐待或苦刑。但上人的道範莊嚴，使日人畏而敬之，雖說是被軟禁，但享受著高等待遇。除了三餐外，報紙，茶點，按時奉送，且獨住一清淨的房間。

上人巍巍不動安然的態度，行住坐臥不離佛法的規制與閉在關房樣，無可煩惱，無所罣礙，也沒有痛苦。認爲閉關有時還要食住的煩惱，現在不必掛慮這些，且警察爲侍者，安全地守護着。每日可以安心地念佛、持咒、打坐，生活十分安定，對於個人全無罣礙只是有時起了大悲想：何時才能有機會實踐弘法的誓願與任務？！

在這時期，又有幾個不同的「偵探」人員前來「閒談」，所談的不外乎大陸遊歷經過。這種偵詢的報告，一層一層地送到最高機構的森特務長（日人）的地方。森氏讀了那些報告深受

感動，並特訪上人說：「根據他們多次的報告，我知道您的人格。我曾經將多次的報告一一核對，沒有一句差錯，人們有時就是所說的全爲事實，但多次的答案往往會忽略其一、二，或答錯了一兩句話。我從這些報告瞭解您，不但是個學問道德修養極優，人格高尚的高僧，且可以證實您的定力功夫，我願作證您所說的全是事實，確是僅是一個佛教傳教師，絕非不法份子。」雖然森氏如此尊敬上人，由於任務並沒有即刻得到釋放。

不久有一天下午三時，當上人正在持念大悲觀世音菩薩的時候，忽然有個穿西裝的青年來訪，青年一見上人就問「和尚，您豈不是斌宗法師？」上人說：「是的，但居士怎知道我的名字？」。「喔?!您忘了。以前見過您的。」「居士，您的尊名是……」。那青年笑著說：「喔!偶然的機會，以後再談吧!我住在觀音山，您稍等一會兒，本圓和尚會來保釋您出去的」。說完這句話那青年就走了。

次日果然本圓和尚與日僧田窪前來保釋，森氏知道這事，特在上人離開關房之前趕來說：「師父，我相信您，尊敬您，但以後不論您回到臺中或別的地方，恐怕免不了再有別人找麻煩，這是我的名片，特別證明您的人格，相信當有人懷疑您的時候，它會發生效力的」。由於感動敬仰，森氏特別贈送私人證明文件，讓上人得安心地佈教。

事後上人前往圓山向臨濟宗佈教總監高林玄寶老和尚（日僧）道謝。當時高林玄寶和尚對於日本在臺灣的政府俱有很大的影響，因此當他派田窪前往基隆作證時，上人立刻得到自由。

是時，適逢一青年於臨濟寺。那青年瞻仰法相：「威儀風度，莊嚴備至，令人一見而知爲高僧大德」；知：「斌公戒行莊嚴，品德兼優，爲當世佛教之大善知識」，傾心仰慕，懇請上人披剃爲僧，歸依爲上人弟子，賜號印心。

之後上人往觀音山向本圓老和尚禮謝，問起老和尚怎會知道他被禁海關時，老和尚說：「是日下午三時左右，有一青年前來觀音山對我說：『斌宗法師，從大陸回來被禁海關，希望您前往保釋』，當時我對那陌生人的話信疑參半，後來想，這句話不會是假的，也就深信不疑，下山拜訪高林老和尚，他也即刻答應，派田窪同我到基隆。」問起那青年的名字、住址、本圓老和尚也說不知道，而老和尚見到那青年的時刻與那青年訪上人的時候幾乎同時，兩人均感奇異。以當時的交通情形計算，下午三時多離開基隆，黃昏之前是否能到達觀音山尚屬疑問，何況同時？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奇跡。爲了向那青年道謝，上人特在觀音山、臺北、基隆之間找尋半個月，但始終沒得到那青年的信息。爲此，上人並再到基隆訪守關的警察，也不得而知，警察甚至說：「因一時糊塗，那青年從那一門進來都沒注意到」。守關警察也看見那青年的訪問，但却忘記干涉他進入關內。在大陸多次遇難也常常得到不知姓名的人幫助，而以此次最感不可思議。聞者均認爲這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感應。

歸臺後不久，即南下龍湖庵講地藏經，是上人歸臺後第一次弘法。此次法會盛況空前，首開臺灣僧人研究經典的風氣，讓臺灣的佛教徒得瞭解「出家」「佛陀」「菩薩」等等意義，轉

變「應酬佛事」爲「研究聖法」。

東渡遊日

二十九年三月，上人東渡日本，訪遊日本各大本山，比較研究中、日佛教的不同。所到各處均受日人熱烈歡迎。在這期間上人有次在日本歧阜縣美濃清泰寺住錫，遇一臺籍青年，那青年不勝欽佩仰慕上人莊嚴大德，同年七月隨之歸臺，是後歸依爲上人弟子，得上人賜號覺心。此後印心、覺心二師未嘗遠離上人左右，追隨上人到處說法。

弘法利生

民國二十九年秋，上人應請，講阿彌陀經於南部佛教勝地——大崗山超峯寺，龍湖庵。九月講大乘金剛經於屏東東山寺，並應潮州等處寺院及各機關團體之請，或通俗演講，或隨緣開示。是時雖臺灣爲日人所據，且正積極推行「皇民化」，學校、機關團體均禁用臺語，但上人到處演講從不用日語。每次演講均有不少信士歸依佛教。

三十年二月，上人應大溪福份山齋明禪寺之請，講般若心經，在法會第三天，經題「般若」二字剛爲講畢，正要繼續講解「波羅密多」四字時，該寺住持孝宗師偕曾秋濤居士等，向上人要求說：「臺灣向乏講經機會，佛法罕聞，教義茫然，今賴師以開風味，此未曾有之法會，在座大眾雖皆踴躍傾聽，惜未盡明瞭，弗獲全益，若如風過耳，不免有負法師一片苦口婆心呢！我們雖曾事筆記，然皆記一漏十，不成全璧，敢懇法師不惜辛苦，牖誨後學爲懷，每日編成